

中 國 法 律 史

大系

中國檢察出版社

中国秘书大系

第三卷

中国检察出版社 /

目 录

唐代宫廷秘史

第一回	浅笑轻歌内府开家宴 遗红拾翠深宫戏宣华	(1157)
第二回	金盒传来子占父妾 凌波步去依夺郎心	(1162)
第三回	夸国富海市陈百戏 诉衷情明灯映红颜	(1168)
第四回	眼波当筵会心默默 火光匝地群盗凶凶	(1174)
第五回	燕子入怀娇魂初定 才郎列座慧眼频亲	(1180)
第六回	红拂姬人奔公子 紫髯侠客盗兵符	(1186)
第七回	荼蘼架下苦雨破好事 都护帐里烹儿餍馋涎	(1192)
第八回	花嫩不经抽春风几度 眼媚宣露洗柳色无边	(1198)
第九回	剪彩成花秦夫人弄巧 望辇结怨侯家女投环	(1204)
第十回	谈天文袁紫烟得宠 贴人情大姨娘多情	(1210)
第十一回	玉环赠处郎心碎 锦缆牵时殿脚行	(1216)
第十二回	画长眉绛仙得宠 幸迷楼何稠献车	(1222)
第十三回	玩童女初试任意车 研琼花忽得长春药	(1227)
第十四回	烽火连天深宫读表 笙箫彻夜绛帐摇身	(1232)
第十五回	楼外烽烟书生划策 宫中酒色将军入彀	(1238)
第十六回	聚家室李渊起义 相英雄虬髯让贤	(1244)
第十七回	陈水戏灯火澈御沼 步月光鹿影惊帝座	(1249)
第十八回	巡宫阙月下遇红颜 坐锦屏裙边订白首	(1254)
第十九回	撤宫禁私通魏氏 入阁门惨杀朱妃	(1259)
第二十回	白绢绕颈炀帝就死 红颜贴体萧后贪生	(1264)
第二十一回	恩怨分明美人成烈女 忠义昭著内宫护幼君	(1269)
第二十二回	夏建德自立为王 窦线娘巧战得婿	(1274)
第二十三回	旧事重提萧后忍辱 新仇暗结秦王遭擒	(1279)
第二十四回	马上坠弓鞭世民结袜 宫中正帝位李渊点妃	(1285)

第二十五回	通贵妃父子聚麀 争良田妃嫔结怨	(1290)
第二十六回	卫怀王淫凶杀乳母 隐太子贪色劫夫人	(1295)
第二十七回	弟杀兄玄武门喋血 父禅子唐太宗即位	(1300)
第二十八回	王将军巧计杀主 魏丞相私访遗孤	(1305)
第二十九回	恩情缠绵杨妃失节 宫闱幽秘裴氏送儿	(1310)
第三十回	天子风流侄配婶 东宫横暴奴私主	(1315)
第三十一回	双美人搓脂摘玉 一老妻结义守情	(1320)
第三十二回	兴佛法玄奘出使 伏祸胎武氏承恩	(1325)
第三十三回	箫声起处初施雨露 素筵张时再证恩情	(1330)
第三十四回	排异己萧妃遭谪 结欢心王后屈尊	(1335)
第三十五回	王皇后失宠遭废 韩夫人当筵承幸	(1340)
第三十六回	迎喜宫母女承宠 荣国第帝王祝寿	(1345)
第三十七回	逼奸宫眷敏之得罪 惨杀后妃武氏行权	(1350)
第三十八回	一废再废终立太子哲 初立继立虚设皇帝位	(1355)
第三十九回	炊突无烟佳人丧命 闺闱抱病公主易夫	(1360)
第四十回	冯小宝初入迷魂阵 来俊臣威震丽景门	(1365)
第四十一回	筑明堂大兴土木 夺宠姬祸因奸淫	(1370)
第四十二回	恭怀义力竭身死 张易之身强中选	(1375)
第四十三回	玉臂触处情心动 美貌传时贊媚来	(1380)
第四十四回	皇太女天开异想 崔侍郎暗纵娇妻	(1385)
第四十五回	拔佛须公主斗巧 游夜园驸马偷香	(1389)
第四十六回	皇后裙边云飞五色 太子府中议灭三思	(1394)
第四十七回	韦皇后妙选面首 冯七姨奇制荐枕	(1399)
第四十八回	慧范和尚双雕艳福 太平公主三日奇缘	(1404)
第四十九回	朱棒横飞后妃惨杀 香木杂珮帝子中谗	(1409)
第五十回	惠妃得子金神入胁 明皇遇仙黑僧降龙	(1414)
第五十一回	惠妃计杀太子 力士夜进梅妃	(1419)
第五十二回	廊阁纤耸骊山宫 龙凤腾舞华清池	(1424)
第五十三回	翁占媳杨贵妃承宠 兄通妹虢夫人守寡	(1429)
第五十四回	冰盘献荔枝 温池赐香汤	(1435)
第五十五回	盗美姬庆绪夺父姬 续旧欢采苹承皇恩	(1441)
第五十六回	杨贵妃翠阁争夕 唐明皇夹幕藏娇	(1446)
第五十七回	杨玉环醉排风流阵 李太白狂草训蛮书	(1452)
第五十八回	幸曲江寡妇承恩 返杨府宠姬逢怒	(1458)

第五十九回	贵妃截发赎宠 宫女窥浴动情	(1463)
第六十回	占厦屋夫人营新第 调灵禽天子泣花坟	(1468)
第六十一回	唐天子斗鸡 杨国舅私妹	(1474)
第六十二回	赐御香明驼私发 辱宠臣内殿愤争	(1480)
第六十三回	赐婚姻杨家极宠 讨奸佞张氏遗裔	(1486)
第六十四回	安禄山惊破霓裳曲 杨贵妃醉戏小黄门	(1492)
第六十五回	长生殿梅妃受辱 马嵬驿国忠丧生	(1498)
第六十六回	白绫三尺贵妃毕命 短剑一挥夫人轻生	(1504)
第六十七回	蜀道中玄宗让位 新殿上龟年骂贼	(1510)
第六十八回	李馨题词看锦袜 崔卿割舌殉孤城	(1516)
第六十九回	许远计杀敌将 张巡惨烹爱姬	(1522)
第七十回	猪儿夜刺禄山 龟年途遇李馨	(1528)
第七十一回	念梅妃宫中刻像 欺上皇道旁拉马	(1534)
第七十二回	会亡妃玄宗宴驾 爱良娣肃宗惧内	(1540)
第七十三回	玉美人引出真美人 假夫妻配成怨夫妻	(1547)
第七十四回	箭贯玉肩注缘分 杯饮酒泪识恩情	(1552)
第七十五回	进忠言建宁王自尽 恋痴情李夫人乔装	(1557)
第七十六回	辅国贪心窃奇宝 秋葵泄妒私俊男	(1562)
第七十七回	李辅国行凶杀国母 程元振设计除奸雄	(1567)
第七十八回	牟羽可汗涎母色 代宗皇帝恋旧情	(1572)
第七十九回	落魄女子充故钏 多情天子怜新人	(1577)
第八十回	元载纳娇妻身败名裂 子仪绑爱子义正辞严	(1582)
第八十一回	粉面郎后宫惑女 锦衣人深山访贤	(1588)
第八十二回	吴国舅力除大慾 小公主下嫁狂儿	(1593)
第八十三回	德宗曲意媚王女 士会弃官娶美人	(1598)
第八十四回	急色儿好色取辱 薄命妇安命作丐	(1603)
第八十五回	乱宫眷朱泚变节 击奸臣秀实尽忠	(1608)
第八十六回	安乐王月下刺贼 德宗帝宫中绝粮	(1613)
第八十七回	退长安朱泚纵色 守项城杨氏助夫	(1618)
第八十八回	窦桂娘忍辱报仇 李宿卫痴情烝主	(1623)
第八十九回	听谗言谋废太子 和番人遭嫁公主	(1628)
第九十回	拘弭国进宝 卢眉娘全贞	(1633)
第九十一回	云烟缥缈天子求仙 粉黛连翩学士承宠	(1638)
第九十二回	法门寺迎佛骨 中和殿破私情	(1643)

第九十三回	春色微传花障外	私情败露掖庭中	(1648)
第九十四回	叔恋侄文宗急色	女负男太子殉情	(1653)
第九十五回	夺美妾武宗下辣手	报宿恨郑后行残心	(1658)
第九十六回	竞豪华公主下嫁	贪荒淫天子蒙尘	(1662)
第九十七回	遭大劫黄巢造反	忌明主季述逼宫	(1666)
第九十八回	杀宦官全忠立威	弑昭帝史太行凶	(1670)
第九十九回	缢太后归束唐室	恋妻婢断送晋朝	(1674)
第一百回	长安祸起郭威称帝	陈桥兵变赵宋受禅	(1678)

武则天外史

第一回	洛阳城祥云现妖孽	后花园姑侄同和诗	(1682)
第二回	观怪物草地作阳台	听拍笛枕上拍谱曲	(1684)
第三回	临崖勒马想入幻非	闻谣选姬拆散鸳侣	(1686)
第四回	假踏青伤怀吐愤语	细品貌喜色动婆心	(1688)
第五回	昭仪门皇娘派宫女	更衣处武氏见太宗	(1690)
第六回	西上苑御宴卖风流	早秋亭龙床戏狐媚	(1692)
第七回	梦枭鸟残害桃李花	受皇恩册立才人诏	(1694)
第八回	贪无上乐明伤圣体	侍父皇疾暗渡陈仓	(1696)
第九回	响雷霹叹梗断萍飘	散乌云恨花残月缺	(1698)
第十回	联佳句池边惊往事	遇大雨寺里逢娇娥	(1700)
第十五回	险煞险禅林撩浪子	巧中巧阶下撞淫僧	(1702)
第十二回	午夜情浓金生丽水	通宵兴盛玉出昆冈	(1704)
第十三回	薛怀义初回说原委	张易之二次访佳人	(1706)
第十四回	王皇后妙高寺拈香	武则天繁华宫复进	(1708)
第十五回	含醋意萧淑妃恃宠	因酒醉骚天子获珍	(1710)
第十六回	采办花灯鱼沉雁香	共叙离别海烂石枯	(1712)
第十七回	收人心武氏弄专权	折牡丹后妃斗恶架	(1714)
第十八回	唐高宗有意没热心	衰宠女无端讨冷趣	(1716)
第十九回	一腔真诚谠言谏主	两道假旨玉碎香消	(1718)
第二十回	承大统不幸遭废立	临僧坛特使续旧欢	(1720)
第二十一回	抑阳扶阴千载笑话	观灯选婿一时奇闻	(1722)
第二十二回	太平公主异想天开	武氏则天巧得意外	(1724)

第二十三回	得驻颜法张郎不老	上问对折佞臣阿奸	(1725)
第二十四回	疲奔命制造和气榻	说民情除去谋杀刑	(1727)
第二十五回	拷太监虐中生谑法	诊御病话里有话因	(1729)
第二十六回	沈南璆恃美入官院	狄仁杰用计匡唐家	(1731)
第二十七回	秘密室忠臣议大事	控鹤监小竖叹前车	(1732)
第二十八回	庐陵三人京登大宝	武则天老死上阳宫	(1734)

武则天四大奇案

第一回	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堂百姓呼冤	(1736)
第二回	胡地甲诬良害己	洪都头借语知情	(1739)
第三回	孔万德验尸呼错	狄仁杰卖药微行	(1742)
第四回	设医科入门治病	见幼女得哑生疑	(1745)
第五回	入浴堂多言露情节	寻坟墓默祷显魂灵	(1748)
第六回	老土工出言无状	贤令尹问案升堂	(1751)
第七回	老妇人苦言求免	贤县令初次问供	(1754)
第八回	鞠奸情利口如流	提老妇痴人可悯	(1756)
第九回	陶土工具结无辞	狄县令开棺大验	(1759)
第十回	恶淫妇阻挡收棺	贤令尹诚心宿庙	(1761)
第十五回	求灵签隐隐相合	详梦境凿凿而谈	(1764)
第十二回	说对联疑猜徐姓	得形影巧遇马荣	(1767)
第十三回	双土寨狄公访案	老丝行赵客闻风	(1770)
第十四回	请庄客马荣交手	遇乡亲蒋忠谈心	(1773)
第十五回	赵万全明言知盗首	狄梁公故意释奸淫	(1776)
第十六回	聋差役以讹错讹	贤令尹将盗缉盜	(1779)
第十七回	问路径小官无礼	见凶犯旧友谎言	(1782)
第十八回	蒲萁寨半路获凶人	昌平县大堂审要犯	(1785)
第十九回	邵礼怀认供结案	华国祥投县呼冤	(1788)
第二十回	胡秀才戏言招祸	狄县令度理审情	(1791)
第二十一回	善言开导免验尸骸	二审口供升堂讯问	(1794)
第二十二回	想案情猛然醒悟	听哑语细察行踪	(1797)
第二十三回	访凶人闻声报信	见毒蛇开释无辜	(1800)
第二十四回	探消息假言请客	为盗贼大意惊人	(1803)

第二十五回	以假弄真何恺捉贼 依计行事马荣擒人	(1806)
第二十六回	见县官书生迂腐 揭地窖邑宰精明	(1809)
第二十七回	少年郎认供不讳 淫泼妇忍辱熬刑	(1812)
第二十八回	真县令扮作阎王 假阴官审明奸妇	(1815)
第二十九回	狄梁公审明奸案 阎立本保奏贤臣	(1818)
第三十回	赴杀场三犯施刑 入山东二臣议事	(1821)
第三十一回	大巡抚访闻恶棍 小黄门贪索赃银	(1824)
第三十二回	元行冲奏参小吏 武三思怀恨大臣	(1827)
第三十三回	狄仁杰奏参污吏 洪如珍接见大员	(1830)
第三十四回	接印绶旧任受辱 发公文老民伸冤	(1833)
第三十五回	审恶奴受刑供认 辱奸贼设计讥嘲	(1836)
第三十六回	敲铜锣游街示众 执皮鞭押令念供	(1839)
第三十七回	众豪奴恃强图劫 好巡捕设计骗人	(1842)
第三十八回	投书信误投罗网 入衙门自入牢笼	(1845)
第三十九回	求人情恶打张昌宗 施国法怒斩周卜成	(1848)
第四十回	入早朝直言而奏 遇良友细访奸僧	(1851)
第四十一回	入山门老衲说真情 寻暗室道婆行秽事	(1854)
第四十二回	王虔婆花言骗烈妇 狄巡抚妙计遣公差	(1857)
第四十三回	王进士击鼓呼冤 老奸妇受刀身死	(1860)
第四十四回	金銮殿狄仁杰直言 白马寺武三思受窘	(1863)
第四十五回	搜地窖李氏尽节 升大堂怀义拷供	(1866)
第四十六回	金銮殿两臣争奏 刑部府奸贼徇私	(1869)
第四十七回	众百姓大闹法堂 武三思哀求巡抚	(1872)
第四十八回	武承业罪定奸僧 薛敖曹夜行秽事	(1875)
第四十九回	薛敖曹半路遭擒 狄梁公一心除贼	(1878)
第五十回	查旧案显出贺三泰 记前仇阉割薛敖曹	(1881)
第五十一回	薛敖曹哭诉宫廷 武则天怒召奸党	(1884)
第五十二回	怀宿怨诬奏忠良 出愤言挽回奸计	(1887)
第五十三回	用匪刑敬宗行毒 传圣诏伟之尽忠	(1890)
第五十四回	狄仁杰掌颊武承嗣 许敬宗勾结李飞雄	(1893)
第五十五回	太行山王魁送信 东京城敬宗定谋	(1896)
第五十六回	李飞雄兵下太行山 胡世经力守怀庆府	(1899)
第五十七回	安金藏剖心哭谏 狄仁杰奉命提兵	(1902)
第五十八回	开战事金城送命 遇官兵吴猛亡身	(1905)

第五十九回	访旧友计入敌营 赢胜仗命攻大寨	(1908)
第六十回	四面出兵飞雄中计 两将身死马荣回营	(1911)
第六十一回	李飞雄悔志投降 安金藏入朝报捷	(1914)
第六十二回	卢陵王驾回怀庆 高县令行毒孟城	(1917)
第六十三回	见母后太子还朝 念老臣狄公病故	(1920)
第六十四回	张柬之用谋除贼 卢陵王复位登朝	(1923)
杨太真外传		(1926)
长恨歌传		(1936)
梅妃传		(1940)

唐代宫廷秘史

许啸天 著

第一回

浅笑轻歌内府开家宴 遗红拾翠深宫戏宣华

绣户微启，湘帘半卷。那戴黑头巾的男仆，在门外来来往往，手中托着盘儿，把一碗一碗热气熏腾的山珍海味，尽向门边送去。帘内伸出纤细洁白的手儿来，把肴馔接进去。屋子里一阵娇嫩的欢笑声，夹着一个男子的哈哈大笑声，飞出屋子外来，原来今日是中秋佳节，范阳太守朱承礼，在内室中会集他的妻妾儿女，举行家宴。

这朱太守约有五十来年纪，长着白净脸儿，三绺长须。他夫人荣氏，只生有一个女儿；长得娇嫩不过，取名便是娇娜两字。今年十八岁，正是女孩儿发长的时候。加上她花一般的容貌，玉一样的肌肤，腰肢袅娜，身材苗条，真是行一步也可人意儿，看一眼也使人魂销。这是朱太守夫妇二人的掌上明珠，娇生惯养，轻怜热爱。这位小姐也读得满腹诗书，行坐端庄，全不见半点轻狂。朱太守有一位如夫人，小名飞红，年纪二十四岁，性格儿完全和娇娜相反，谈吐锋利，行为敏捷；一张嘴说得莺声呖呖，满屋子只听得她的说笑声音。她说的话，又有趣味，又叫人喜欢。太守共有六位如夫人：什么醉绿、眠云、漱霞、楚岫、巫云，却没有一个能赶上她的。外加飞红在六年前又生下了一位公子哥儿，取名安邦；这一下，莫说朱太守把这个飞红宠上了天去，便是夫人荣氏想起朱门有后，也便把这个飞红另眼相看。这飞红原也有可宠的地方，面庞儿俊俏，眉眼美秀，固然可以颠倒夫主；便是她知书识字，能算会写，偌大一座太守府第，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是这位如夫人看管照料。那合家三四十个丫鬟小厮，外至门公奴仆，不敢扯一句谎，漏一点水儿，这是何等的才干！哪由得朱太守不宠爱她？

如今在内室家宴，朱太守在正中坐着，左肩下是安邦公子，右肩下是娇娜小姐，荣氏坐在上首，飞红坐在下横头，那醉绿、眠云、漱霞、楚岫、巫云五位姬人，一字儿陪坐在下面，传杯递盏，说说笑笑。吃过几巡酒，上过几道菜，那楚岫便抱过琵琶来，眠云吹笙，

漱霞吹箫，巫云拍板，醉绿便顿开了珠喉唱道：

清明寒食踏青游，生小娇怜未解愁；
买得扬州花线髻，时新样子斗梳头。
曲栏低垂湘竹帘，分明窥月见纤纤；
丛头鞋子红三寸，金线编成小凤尖。
丛桂中秋始作花，一宵香露漫冰纱；
不嫌风露中庭冷，坐向三更看月华。
小庭雨过碧萋萋，采撷群芳各自携；
斗草归来香径里，裙花深处涴芹泥。

她唱一段，朱太守赞一声：“好鲜艳的句子！”醉绿把四阙唱完，太守便问：“是谁做的新诗？谱在这金貂换酒的曲子里，分外觉得婉转动人。”醉绿见问，不敢隐瞒，便站起来说道：“这是娇娜的新诗，谱在曲子里，婢子们在三日前才唱得上嘴呢。”太守听说是自己女儿做的诗，喜得他笑逐颜开；忙伸过臂儿去，握住娇娜的手，笑说道：“好孩子！难为你做出这好句子来。”说着，回过头去对飞红说道：“你去把那悲翠砚儿拿来。”那飞红听说，便带了一个丫鬟，转身进房去了。停了一会，见果然捧出一个黄缎子包裹的匣子来，交在太守手里，随手交给娇娜。娇娜接过去，打开包裹来看时，见里面一个玉匣，匣子里面端端正正地嵌着一方翡翠砚儿，光润翠绿。娇娜把纤指去抚摸着说道：“这可爱的砚儿，爹爹赏了孩儿吧！”朱太守含笑点头说道：“好孩子！你拿去好好地用着，多做几首好诗吧。这是咱在五年前，从海南得来的；虽算不得稀世活宝，也可算得贵重的物品了。藏在箱子里，几年来不舍得拿出来，如今便赏了你吧。”娇娜听了，喜得忙袅袅婷婷地站起身来，向他父亲道了万福。飞红在一旁接着说道：“小姐得了这砚儿，从今以后做起诗来，不但是句子精，意思新；将来嫁了姑爷，眼见你两口儿酬和到天明呢！”娇娜听了，羞红满面，低低啐了一声。朱太守撑不住哈哈地笑起来。在这笑声里，便走上一个大丫头来说道：“汴梁申家的公子来了！”荣氏听了，由不得欢喜起来，一迭连声地说：“快请进来吃酒！想他千里迢迢地跑来，肚子也饿了。”那大丫头听了，急转身传话出去。这里五位姬人和娇娜小组，听说有陌生人来，忙回避进去。

停了一会，软帘一动，只见玉立亭亭的一位哥儿，踅进屋子来；抢步上前，向朱太守夫妇两人请下安去。荣氏伸手去拉在怀里，一边捏着手，一边唤着：“好孩子！”又问他：“路上辛苦吗？家里父母都健康吗？”那哥儿一一都回了话。飞红送上椅子来，便在荣氏肩下坐着。丫鬟送上杯筷来，荣氏不住地劝酒劝菜。吃过几杯，朱太守说：“甥儿在此，都是一家人，快唤他姐弟二人出来陪表兄吃酒。”飞红听了，急进里屋去，把安邦拉了出来。他表兄弟二人拜见了。荣氏指着飞红对他外甥说道：“这是你舅父的爱宠，也便是我家的泼辣货！好孩儿，你也见识见识。”这哥儿听说，原知是庶舅母，便也上去行了半礼；慌得飞红忙拉住袖子，连说：“哥儿折杀我了！快莫这样。”又笑着说：“六年不见，哥儿出落得这样风光了！可记得六年前在我家作客的时候，常常爱溜进屋子来瞧人梳头，又在镜子里看人搽胭脂，我那时初来，见了哥儿还十分怕羞呢；现在我孩儿也养得这般大了，哥儿若再来瞧我梳头儿，我便把哥儿和抱自己孩儿一般抱在怀里呢！”荣氏听了笑说道：“了不得！泼辣货又显原形了！”一句话引得满屋子人哈哈大笑。笑声未住，只见两个丫鬟捧着一位娇娜小姐出来；上下穿着锦绣衫裙，打扮得珠围翠绕，粉光红艳，把人耀得眼花。荣氏说：“快

过来拜见了申家哥哥！”那申厚卿听说，早不觉站起身来，抢步上前，在娇娜小姐裙边深深地作下揖去，他两人对拜着。这一对玉人儿，面貌都长得俊俏动人。厚卿抬起头来，禁不住在娇娜脸上深深地溜了一眼；娇娜小姐被他看得不好意思，忙去在母亲肩头坐下。厚卿也归了座，说道：“俺们五六年不见，妹妹越发长得和天仙一般了！怪不得我家三妹子天天在家里少也要念三五回娇娜妹妹呢！”飞红接着说：“哥儿既说我家小姐是天仙，方才你为什么不多拜她几拜呢！”一句话说得朱太守和荣氏也撑不住笑了。娇娜羞得坐不住身子，悄悄地扶了丫鬟退进内房去了。

这里朱太守问些路上的情形，厚卿说：“此番出门，一来是奉父母亲的命，特意到舅父舅母前来请安的；二来待到明年春天，就近去赶一趟考。但是甥儿一路下来，看了种种情形，把我肚子里的功名之念，也灰去了大半！”朱太守听了诧异起来，忙问：“外甥，你为什么要灰心？”厚卿回答说：“舅父谅来也是知道的。如今圣天子，一味耽玩声色；任凭那班奸臣，播乱朝政，把国事弄得糟而又糟。这还不算，从来说的，‘民为国本，本固邦宁’；如今据甥儿沿途目击的情形，那百姓们吃的苦，胜过落在十八层地狱里。这样地糟蹋人民，不是甥儿说一句放肆的话，恐怕这隋朝的天下，也是不久长呢！”朱太守听了，不禁叹了一口气说道：“这情形，老夫做到命官，岂有不明白之理？无奈上有杨素、虞世基一般奸臣，横行当道，愚弄天子；老夫区区一个太守，也是无能为力。但说虽如此，朝廷昏乱由他昏乱，外甥功名也是要緊；将来得了一官半职，正可以替朝廷整顿国政。”厚卿听了，只是摇头。

荣氏伸手抚着厚卿的肩头说道：“好孩儿！你路上到底见了些什么，叫你灰心到这步田地？”厚卿说道：“舅母却不知道，甥儿住在汴梁，耳目甚近，所有皇上一举一动，甥儿都知道。当今炀帝自从第一次游幸江都以后，回宫去日夜不忘记扬州的风景，再加一班后妃奸臣的怂恿，便要第二次游幸江南。又因皇帝受不得路上的寂寞，要尽将宫中妃嫔带去，预备尽情游玩。又因嫌京城到扬州一条旱路，来往辛苦，便打算从水路走去。从京城到扬州，并没有河道可通；若要走水路，除非漂海过去。皇帝带了后妃漂海，究竟是一件危险事体，便有那凑趣的国舅萧怀静出了一个主意说：大梁西北方原有一条旧河道，秦朝时候大将王离曾在这地方掘引孟津的水，直灌大梁，年深日久，如今壅塞不通。现在只须多招人夫，从大梁起首，由河阴、陈留、雍兵、宁陵、睢阳一带地方重新开掘，引通孟津的水，东接淮河，不过千里路程，便可以直达扬州。炀帝心中正因司天监台官耿纯臣报称睢阳地方有王气隐隐吐出，上冲房屋，须天子亲临压制。如今听说可掘通睢阳地方，可以掘断王气，将来临幸到睢阳，又不愁不把王气压住；便立刻下诏，传征北大总管麻叔谋做开河都护，又传荡寇将军李渊做开河副使。这位李将军，是正直君子，他知道开河的事是要坑害生灵的，便推病辞职。皇上又补传了左屯卫将军令狐达，充了副使，在汴梁地方立了开河公署。各处颁发文书，号召人夫。不到半年工夫，已招得丁夫三百六十万人；另选少年有力的人，充节级队长，监督工程。可怜连那老人小孩和好人家妇女，都被官家拉去，专做烧饭、挑水、缝衣、洗濯等事务，一共掠去五百四十三万人，一齐动工。那班丁夫，既被官家捉去，有那节级队长手里提着刀棍督看着，早夜不休地做着苦工，只得拼着性命一锹一锹掘去，一天到夜，不敢偷懒。个个弄得腰酸背折，力尽筋疲。若稍稍迟延，不是掘了重打，便是绑去斩首。看他们在那里做工，人人脸上露着惊慌的颜色。每日天未大亮，便要动工，直掘到天色乌漆也一般黑，才许住手。夜间又没有房屋居住，河边草地，随处安身。晴天日暖，

还勉强可耐；若遇到雨雪天气，那班工人便直立在大雨地下，不住地向烂泥地上爬挖，弄得浑身沾满了泥土，好似泥鳅一般。

不多几天，那般工人究竟都是血肉之躯，如何敌得风寒雨雪？早不觉一个一个地病倒了。无奈那管工的官员，凶狠万分，任你病倒像鬼一般，也不能逃避工作。而且越是害病的工人，越是无力工作。那班队长见了无力工作的，越是打得凶恶，皮鞭下去，一条一条的血痕，打得那班工人和鬼一般地嘶叫着。那河道里，每天倒下去死的人，横七竖八，满眼都是。这情形看在过路人的眼里，任你是铁石人也要下泪的。可恨那班督工的官员，只顾官家工程，不顾百姓性命；那班丁夫死了一批，又补拉上一批。后来死的越多，拉的人也越多了。一处地方，能有几多精壮的男子？看看那男子拉完了，只得将那老幼妇女一齐拉来搬泥运土；便是住在乡僻小地里的小家妇女，也没有一个人能免得。那班老弱妇女，越发熬不起苦；不多几日，便死了无数。那尸身填街塞巷，到处哭声不绝。甥儿一路下来，只在死人堆里走去。有那心肠软些的县官，便另雇人夫，借用开河道装泥土的车子，先将尸骸搬运到荒野地方去埋葬。一天里边，还是埋的少，死的多。一路来，北起河阴，南至雍丘，那抬死人的和抬泥土的相伴而行。舅母请想想，这种凄惨的情形，果然是那些做官员的凶狠暴戾；但若遇到圣明当道，不贪游乐，虽有奸臣，也不可凭借了。如今昏君在上，奸臣在下，甥儿是生性憨直的，便是考取了功名，得到一官半职，在奸臣手下讨生活，也决弄不出什么好处来的；倒不如埋头读书，不求功名，养得才华，待他日去辅佐圣明。不然，仗着书生的本色，去上他一本万言书，尽言竭谏，也不失为一个忠义的秀才。”

朱太守听了，拍着他外甥的肩头，说道：“好一个有志气的孩子！只怕举世浑浊，一人独清。你上了万言书，非但得不到好处，反惹下大祸来，倒不是玩的。我劝你还是莫问是非，多喝几杯酒吧！”说着，招呼丫鬟替厚卿斟上酒，舅甥两人，传杯递盏，欢笑痛饮起来。

朱太守这时有了七分醉意，便吩咐把五位姬人唤出来，说：“今日甥儿在此，不可不求一乐。甥舅和父子一般，原不用什么避忌，你们快拣那好的曲儿弹唱起来。”一句话未了，那巫云、楚岫、醉绿、漱霞因一班姬人一齐调弄乐器。眠云趁着珠喉，唱一曲《醉花枝》，楚云也唱了一折《凌波曲》。这《凌波曲》是说甄后的故事，朱太守作了，亲自教给眠云的。曲词道：

“燃豆萁，釜中泣；乘飞兔，波中立。有心得，无心失。杀贼今年为此奴，沉水神交梦有无？父兄子弟争一偶，独不念彼亦袁家之新妇！”

一句一折，折到高处，余音娓娓，绕梁不断。朱太守听唱自己做的词儿，衬着娇喉，愈觉得意，早不觉连喝着三大觥，酩酊大醉。飞红上来，扶着太守进卧房睡去。

这里荣氏见丈夫出了席，便招呼五位姬人一齐坐下吃酒。这五个姬人，个个都是绮年玉貌，爱说笑游玩的；见了申厚卿是一位公子哥儿，品貌又美，性情又和顺，谁不要和他去兜搭！大家抢着你一杯我一杯劝他的酒。厚卿原是大酒量，越是多吃了酒，越是爱多说话儿。那班姬人问他：“哥儿在京城地方，可有宫里的新鲜故事讲几桩给我们听？”

厚卿听了，忙丢下酒杯，连说：“有，有！如今的炀帝，原是一个好色之徒，他在宫中干的风流事体多呢！文帝原有两个儿子，都是独孤太后所生。大儿子杨勇，早年立为太子；第二个儿子，就是当今皇帝。当时取名杨广，先封晋王，出居晋阳；无奈炀帝久有谋夺皇位的心思，他虽封藩在外，却时时行些贿赂，尽些小心在文帝的近臣身上。那班近臣都替炀帝说好话。炀帝也时时进宫去，在父王跟前尽些孝道。独孤皇太后原是宠爱小儿子的，又

时时在文帝跟前替炀帝说话。炀帝又结识上了越国公杨素，里外合力，生生地把一位无罪的东宫废了，改立如今的皇上做太子。那炀帝改住东宫，天天在先帝宫中厮混。当时有一位陈氏宣华夫人，原是先帝所宠爱的，夜夜招幸。先帝已是年老了，又在色欲上面，不免有些过度。不多几天，弄出一身病来。宣华夫人和先帝正在情浓，见先帝有病，便日夜不离，侍奉汤药；那炀帝也要博一个纯孝的名儿，时刻在父皇龙床前周旋。这时炀帝和宣华夫人天天见面，他见宣华夫人的打扮：黛绿双娥，鸦黄半额。蝶练裙不长不短，凤绡衣宜宽宜窄。腰肢似柳，金步摇曳翠鸣珠；鬟发如云，玉搔头掠青拖碧。雪乍回色，依依不语；春山脉脉，幽妍清倩。依稀是越国的西施，婉转轻盈；绝胜那赵家合德，艳冶销魂，容光夺魄。真个是‘回头一看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荣氏听了笑说道：“痴孩子！美便美罢了，念这一段酸词儿做什么？”厚卿自己也觉好笑，说道：“甥儿也是随嘴念念罢了。总之一句话，炀帝是一个好色的人，他在宫里天天和美人厮混，岂有不动心的道理？有一天，炀帝进宫去问候先帝病情，正在分宫路口，遇到宣华夫人，他便抢上前去深深一揖，趁势把袍袖在宣华夫人的裙边一拂。裙底下露出宣华夫人小脚儿来。宣华夫人见这情形，知道炀帝来意不善，急回身找路走时，早被炀帝上来把身子拦住。嘴里说什么：‘俺杨广久慕夫人仙姿，今日相逢，实是天缘，倘蒙夫人错爱，我杨广生死不忘！’这些丑话。他竟涎皮涎脸地向宣华夫人怀中扑去，吓得宣华夫人不敢从分宫路走，依旧转身向文帝的寝宫中逃去。

文帝这时正病得气息奄奄，昏昏沉沉地睡着；宣华夫人被炀帝追得慌张，急匆匆地逃进寝宫，不料头上一股金钗被帘钩抓下，巧巧落在一只金盆上面，啞的一声响，猛可的把文帝从睡梦中惊醒过来。这时宣华夫人已走近龙床，只见她气喘吁吁，红晕满脸；文帝是久病的人，易动肝火，见了这情形，便怒声喝问。宣华夫人知道事情重大，便低着脖子不敢作声。文帝看了，愈加怒不可抑，颤着声音喝道：“什么事儿如此惊慌？快快说来！你若不说，便当传内侍立刻赐死！”宣华夫人见自己到了生死关头，没奈何只得跪倒在龙床前，一面淌着眼泪，慢慢地把炀帝调戏她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文帝不听犹可，听了这个话，气得他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挣了多时，才挣出一句：“这淫贱的畜生！”一口气转不过来，便晕倒在龙床上。宣华夫人慌得忙抱住文帝的身体，大声哭喊起来。一时里那独孤皇后和三宫六院的妃子，统统赶进寝宫去。炀帝也得了风声，只是不敢去见父皇，却躲在寝宫门外探听消息。

这里文帝隔了多时，才转过一丝悠悠的气来。见了独孤太后，便拿手指着太后的脸，气急败坏地说道：“全是皇后误我，枉废了吾儿杨勇！”又一迭连声说：“快传旨宣杨素进宫！”厚卿说到这里，觉得口干了，便擎起酒杯要向嘴里倒。荣氏忙拦住说：“冷酒吃不得的，快换热酒来！”这才把他的话头打断。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金盒传来子占父妾 凄波步去侬夺郎心

范阳太守府的内室里，正排家宴，一群姬妾们，正围住一个少年哥儿坐着，听那哥儿嘴里滔滔不绝地说隋炀帝风流故事，说得有声有色。那姬妾们都听怔了，满桌面排列着好酒好菜，也忘记去吃它；那两帝站立着的奴仆丫鬟，也听出了神，忘了传酒递菜。直到这少年厚卿说得嘴干了，才把话头打断，荣氏劝他吃些酒菜。内中一个醉绿，最是急性人，她正听到好处，如何肯罢休，便一迭连声地央告着道：“好哥儿，快讲给我们听！那文帝要传杨素，后来便怎么样呢？”

厚卿吃干了一杯热酒，眼云凑趣儿，夹过一片鹿肉儿送在厚卿跟前，厚卿忙站起来道了谢，拿筷子夹起吃了。又接下去说道：“这里炀帝在偏殿候信，文帝传唤杨素，自有他的心腹太监前去报信；炀帝便吩咐他去候在朝门外，若见杨素到来，千万先引他到偏殿里见我。此时文帝卧病日久，百官无主，日日齐集在朝房中问安；忽见皇帝有旨意宣召越国公杨素，便一齐到午门外来探听消息。那杨素早已和炀帝通了声气，听得一声宣传，便随两个内史官走进宫来。到大兴殿前，早有几个太监上前来围住。嘴里说：‘东宫有请。’杨素何等奸雄，他岂有不明白之理！待到得偏殿，见炀帝满脸慌张之色，见了杨素，便上去抓住袖子，低低地说道：‘公倘能使孤得遂大志，定当终身报答大德！’杨素听了，只说得‘殿下放心’四个字，便匆匆随着内史官走进文帝寝宫去。

“文帝一见杨素，便大声说道：‘卿误我大事！悔不该立杨广这个畜生！’杨素听了，故作诧异的神色道：‘太子一向仁孝恭俭，并无缺德，今何故忽违圣心？’文帝气愤愤地说道：‘好一个仁孝恭俭！这全是平日的假惺惺。如今他欺朕抱病，竟潜伏宫中，逼占庶母；似这样的禽兽，岂可托付国家大事？朕病势甚重，眼见不能生存；卿是朕的心腹老臣，谅来决不负朕。朕死以后，必须仍立吾儿杨勇为嗣皇帝，千万勿误！’杨素听到这里，陡然变了脸上的颜色，冷冷地说道：‘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国本岂可屡易？老臣死不敢奉诏！’文帝听杨素说出这个话来，早气得浑身打战，戟指骂道：‘老贼明明与畜生同谋，叛逆君父；朕被你们欺瞒，生不能处你们于极刑，死去变成厉鬼，也不饶你们的性命！’听他喉间一丝气儿，越说越促。说到末一句，声嘶力竭，喘不过气来。他还死挣着大呼：‘快唤吾儿杨勇来！快唤吾儿杨勇来！’一口血喷到罗帐上，猛把两眼一翻，便把身子挺直，不言不语了。

“文帝死过以后，杨素真地帮助炀帝登了皇帝大位。从此杨素的权势，便压在炀帝上面，他引进了许多奸臣，什么萧怀静、麻叔谋一班人，横行不法，闹成如此的局面。好在这炀

帝自从即了皇帝位以后，从来不问朝政；他这时有了三宫六院，八十一御妻，尽够他淫乐的了，但他总念念不忘那位宣华夫人。他做天子的第三天，见各处宫院妃嫔夫人都来朝贺过，独不见那宣华夫人前来朝贺。他便忍不得了，把预备下的一个金盒儿，外面封了口，御笔亲自签了字，打发一个太监去赐与宣华夫人。

“那宣华夫人，自从那天违拗了炀帝，不肯和炀帝做苟且之事。如今见文帝死了，炀帝又接了皇帝位，知道自己得罪了新皇帝，将来不知要受怎的罪，独自坐在深宫里愁肠百结，又羞又恼。后来她横了心肠，准备一死，便也不去朝贺。他又想自己究竟是新皇帝的庶母，谅也奈何我不得。”

正是回肠九曲的时候，忽见一个内侍，双手捧了一个金盒子，走进宫来，说道：“新皇帝赐娘娘的，盒内还有物件，皇上吩咐须娘娘亲手开看。”宫女上去接来。宣华夫人看时，见盒子四周都是皇封封着，那盒口处，又有御笔画押。宣华夫人疑心是炀帝赐他自尽的毒药，想自己绮年玉貌，被文帝选进宫来，陪伴年老皇上，已是万分委屈的了；如今却因为要保全名节，得罪了新皇帝，不想便因此断送性命。一阵心酸，早不觉两行珠泪，直向粉腮儿上落下来。宫中许多侍女，见宣华夫人哭得凄凉，便也忍不住陪着她淌眼泪。合个宫中，哭得天昏地暗。那送金盒来的太监，守候得不耐烦了，便一迭连声地催她开盒。宣华夫人，延挨一回，哭泣一回；到末一次，她被内侍催逼不过，把牙齿咬一咬，小脚儿一顿，嗤地一声，揭破封皮，打开盒儿来一看。转不觉把个宣华夫人看怔了。这金盒里，原来不是什么毒药，却端端正正地放着一个同心结子。左右宫女，都围上去一看，一齐欢喜起来，说道：“娘娘千喜万喜！”倒把个宣华夫人，弄得娇羞无地。她把盒儿一推，转身去坐在床沿上，低头不语。那内侍见宣华夫人既不收结子，又不谢恩，便又催她说：“娘娘快谢了恩，奴才好去复旨！”两旁的宫女，谁不巴望夫人得宠，大家也可以得点好处，便你一句我一句，劝她说：“娘娘正在妙年，难道就竟在长门深巷中断送了终身？如今难得新天子多情，不但不恼恨娘娘，还要和娘娘结个同心，娘娘正可以趁着盛年，享几时荣华富贵。”这宣华夫人原是个风流自赏的美人，如今听了众人的劝，由不得叹了一口气说道：“新天子如此多情，我也顾不得了！”当下袅袅婷婷地站起来伸着纤指把结子取出，又向金盒拜了几拜。那内侍接过盒子，复旨去了。

“这里宣华宫的侍女，知今天新皇上要临幸太妃，便急急忙忙把宫中打扫起来；放下绣幕，撤下御香，那一张牙床上，更收拾得花团锦簇，大家静悄悄地候着。看看初更时分，不见御辇到来；过了二更时分，也不见动静。快到三更了，大家正在昏昏欲睡的时候，忽听得远远啾啾喝道的声音。大家惊醒过来，一齐抢到宫门外去守候着。只见御道上一簇红灯，照着一位风流天子，步行而来。

“原来炀帝初登帝位，六宫新宠，真是应接不暇，在萧后跟前，又须周旋周旋。又因子占父妾，给旁人看见，究属不妥；故意延挨到夜静更深时候，悄悄地来会宣华。这宣华夫人在宫中，又惊又喜，又羞又愧，弄得情思昏昏，不觉和衣在床上朦胧睡去；忽被宫女上来悄悄地推醒，也不由分说，簇拥着走出宫来，在滴水檐前，和炀帝相遇，身旁的太监，高擎着红灯，照在宣华夫人脸上。宣华夫人不由得匍匐在地，低低地称了一声‘万岁’。炀帝见了，慌忙上前用手掩住，领着走进宫去。这时屋内红烛高烧，阶前月色横空，映在宣华夫人脸上，娇滴滴越显红白。炀帝把宣华的手儿一引，引在怀前，低低地说道：‘今夜朕好似刘阮入天台！’宣华夫人只侧着颈儿，不言不语。炀帝又说道：‘朕为夫人寸心如狂，前

日之事，几蹈不测，算来都只为夫人长得美丽风流，使朕心荡。如今天缘凑合，疏灯明月，又见仙容，夫人却如何慰藉朕心？”炀帝连问数次，宣华不觉流下泪来，说道：“贱妾不幸，已侍先皇，名分所在，势难再荐。前日冒犯之处，原出于不得已，万望万岁怜恕，况陛下三千粉黛，岂无国色？何必下顾残花败柳？既污圣身，又丧贱节，还望陛下三思。”炀帝听了，笑道：“夫人话原是好话，无奈朕自见夫人以后，早已魂销魄散，寝食俱忘；夫人倘不见怜，谁能治得朕的心病？”好个隋炀帝，他说到这里，便深深地向宣华夫人作下揖去，慌得宣华夫人忙把炀帝的袖儿拉住，便情不自禁，抬头向炀帝脸上一看，月光正照在皇帝脸上，见他眉清目秀，好一个风流少年。自古嫦娥爱少年，炀帝如此软求哀恳，宣华夫人心中早已下了一个‘肯’字，只是羞答答说不出口来。

正在这当儿，左右送上筵宴来。炀帝吩咐：“把筵席移在檐前，今夜陪伴娘娘赏月。”便搀了夫人的手，同步出帘幕来。此时宫禁寂静，月光如水；花影树阴，参差庭院。炀帝和宣华夫人相对坐在席上，真好似月宫神女，蓬岛仙郎。炀帝满斟一杯，递与夫人道：“好景难逢，良缘不再；今夜相亲，愿以一杯为寿。”宣华接着，含羞说道：“天颜咫尺，恩威并重；今夜定情，但愿陛下保始终耳！”说着，也斟了一杯，送在炀帝手里。他两人一言一笑，渐渐亲热起来。宣华夫人薄醉以后，风情毕露，轻盈旖旎，把这个炀帝弄得神魂颠倒，一时里搔不着痒处。浅斟低笑，看看已是月移斗换，宫漏深沉，炀帝站起来，握住宣华夫人的手，在月光下闲步了一回，方才并肩携手，同进寝宫去。一个坠欢重拾，一个琵琶新抱，他两人你怜我爱，早把先帝的恩情一生的名义置之度外。那时甥儿在京里听得有人传下来两首诗儿，专说炀帝和宣华夫人的故事道：

月窟云房清世界，天姝帝子好风流。
香翻蝶翅花心碎，妖嬈莺声柳眼羞。
红紫痴迷春不管，雨云狼藉梦难收。
醉乡无限温柔处，一夜魂消已遍游。
不是桃夭与合欢，野鸳强认作关雎。
宫中自喜情初热，殿上谁怜肉未寒？
谈论风情直畅快，寻思名义便辛酸！
不须三复伤遗事，但作繁华一梦看。”

荣氏听他甥儿说完了，笑说道：“孩子这样好记性，罗罗嗦嗦说了一大套，又把词儿也记上了。”眠云接着说道：“这一段故事，敢是哥儿编排出来的？怎么说来活灵活现，好似亲眼目睹的一般？听哥儿说来，当今天子如此荒唐，我却不信。”醉绿也接着说道：“俺老爷常有宫里的人来往，怎么却不听得说有这个？”厚卿说道：“诸位姨娘有所不知，舅父这里来往的，都是宫中官员，怎么能知道内宫的情事？便是略略知道，于自己前程有碍，也决不肯说给外边人知道。俺家新近来了一个老宫人，他是伺候过宣华夫人来的，空闲无事的时候，他便把皇帝的风流故事，一桩一桩地讲给俺听。这情景虽不能说是俺亲眼看见的，却也和亲眼见的差得不远。”大姨娘说：“不信当今天子有如此荒唐。”厚卿笑道：“你不知道当今天子荒唐的事儿正多着呢！这样糊涂的天子，满朝都是奸臣，俺便赶得功名，有何用处？”说着，不觉叹了一口气。楚岫接着说道：“好哥儿！你说当今天子荒唐的事体多，左右老爷不在跟前，再讲究一二件给我们听听吧。”

说话之间，飞红也悄悄出来，接着说道：“好哥儿，你说的什么，我也不曾听得呢。如